

紹述先生文集

十

			二六二〇	和書門
一	一	一〇	〇	
五	二	五	〇	
册	架	函	號	類

庫	文	閣	内	
二〇六		二六二〇		和書
函		〇		
二	一五	〇		
架	册	號	類	

詩作

内閣文庫	
番號	和 26200
冊數	15 (10巻)
函號	206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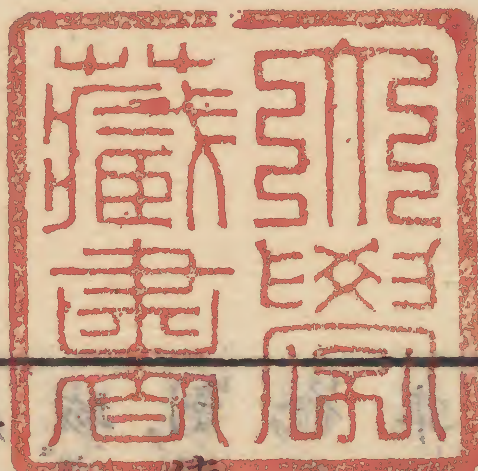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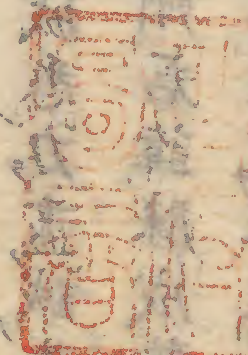


紹述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傳類

水野日州侯傳

水野侯忠幹初名忠茂稱總兵衛系出于清和帝
初皇孫經基王賜姓源其次子滿政為鎮守府將軍
滿政七世孫重房赴尾州居小河鄉其子重清徙水
野鄉遂氏為天福中仕于鎌倉至孫清房受邑小河
任下野守世為小河地頭其後十四世為右衛門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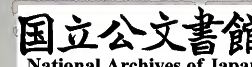
淺草文庫

男善韶 校

諱忠政以驍勇聞主尾州小河參州刈屋兩城實
東照宮之外王父也其子泉州君諱忠重始隸
下初泉州君有長兄曰信元襲封任下野守弘治中
屬織田內府麾下天正三年為佐久間信盛所讒而
歿失其邑內府稍悟其無罪八年命泉州君主刈屋
城復其舊封內府既薨復歸 東照宮麾下推鋒携
劍維國干城悉力盡誠為上倚賴慶長五年不幸殞
命長子曰州君諱勝成襲封後徙鎮備後福山其弟
隼人君諱忠清有故流寓四方後造駿府奉謁
東照宮蒙命赴武府奉仕 台德大君俄列朝班累



被甄拔賜上州小幡邑采地一萬石為書院直長兼
典謁慶長元和間再從大坂之役軍阿部野先登有
功時 東照宮在駿府名謂曰余喜乃世篤忠貞不
辱乃先賜刈屋城以食其舊德加封一萬石寬永九
年大猷大君命徙鎮參州吉田又益二萬石十一
年扈天君入覲于京師既還加五千斛十九年又
加三萬五千石至七萬石主信州松本城卒長子泉
州君諱忠次嗣早世無子第二子羽州君諱忠職襲
封卒子隼人君諱忠直嗣卒子羽州君諱忠周嗣乃
侯之考也元祿十二年端午日侯生于江戶郎生而



岐嶷有風儀聰而謹厚不煩訓督甫七歲大夫前
 田氏逝哀毀如成人屬有画異禽進者侯問其名答
 以慈悲鳥侯曰善哉名之當樊畜禽鳥主者誤致飛
 脫畏得罪而不言侯聞之曰有翼者翦何罪人而不
 問仁恕不傷物天性然也寶永六年始朝謁時年十
 一進退維度有異常童既歸說朝儀服章衆人姓名
 歷歷不爽乃祖隼人君深器愛之每曰興吾門者其
 此兒乎一時謂侯曰器翫狗馬之屬唯汝所欲與之
 侯請賜駿馬乃以采地所產駿馬賜之正德三年十
 二月叙從五位下任日向守時年十五享保三年冬

乃考羽州君遊教百襲封山川土田賜履如舊八年
 五月十日罹疾卒于江戸邸享年二十五號德本院
 娶淺野氏安藝侍從吉長朝臣之女也無嗣教自以
 同母弟隼人君忠恒襲封惟侯天資溫粹喜愠不見
 於色威儀閑習衆所軌則公服匡坐終日儼然也友
 愛之誠睦姻之實儉而不奢明而能恕其於為人也
 固可謂秀矣時屬昇平人狃安肆惟能自克戒其怠
 傲機務之暇每名軍師讀兵書城寨營壘之法規畫
 整衆射御刀槊亦稱其優時名家徒演操武伎常戒
 左右曰士而不資文武非士也勿甘玩愒而自曠爾

職使_ハ人_ヲ惟器_ニ周_シ而不偏_ナ樂其勤勞_ヲ優之_カ祿秩_ヲ故士無
 親踈_ノ各盡_ス乃心_ヲ邊事_ニ効功_ヲ不待_テ催迫_ニ命羣吏_曰人各
 有能_有不能_苟強_其不能_必致_賊久務_體其意_以斷
 國_是博納_衆議_從其所_長入_疑其優柔_不斷_而義之
 所在_確乎_不可_奪卒_素敵_文學_時名_儒師_醫官_論論
 經_典研_味其義_將以_錯諸_事業_不徒_己也_旁誦_予先
 人_遺書_喜其_卒實_不驚_虛遠_又嗜_和誨_師中_院亞_相
 通_躬卿_受其_指授_凡人_間事_菽略_能曉_習不_諂事_神
 佛_以致_瀆慢_祈禳_裡祀_極其_誠其_休告_在國_時援_名
 區_或過_別莊_觴詠_自適_日間_好寫_字夜_則名_親近_者

淪_茗斟_酒矇_瞶誨_工演_說故_事率_以為_常其_於事_也
 可_謂周_矣受_封既_久度_支告_匱庚_子秋_置一_匱封_鎖
 竅_其底_聽言_利害_者投_狀自_達躬_啟其_匱取_其可_用
 不_可者_焚每_斷死_刑及_覆商_議常_曰賤_人破_家猶_吾
 之_喪國_也罪_止其_身家_口何_及務_從卒_允獄_事以_清
 到_部者_再每_行管_內問_民間_疾苦_富庶_則喜_其於_為
 國_也可_謂盡_心矣_疾革_啟請_以隼_人君_為嗣_有司_奉
 教_到第_精爽_不亂_應對_如常_項之_呼左_右曰_吾將_逝
 矣_善事_嗣主_致其_心力_遂卒_治下_之民_聞訃_哀痛_哭
 聲_振野_鄰封_相傳_惜其_早世_同列_諸鎮_莫不_悼人_之

之也。夫人克執婦道，閨帷肅穆，慘怛之誠，人所共稱。長胤素聞侯之治行，而未嘗得執謁拜于門牆也。先子門人清水安道世仕其府，掌醫藥事，嘗蒙侯之顧遇，仍錄國語行狀一通，請長胤作傳。嗚呼！既往之不可追也。錄前事以傳之於後世，將以垂範於來者，為撮其大旨，叙述如右。其詳有行狀在茲，不敢贅云。

享保九年甲辰秋九月

萱瑩三平傳

萱野三平名重實，其先出于鎮守將軍源賴光。賴光裔孫左京大夫賴益方源右將時，食邑攝州萱野

鄉遂氏焉。其後若干世，名恒產始。臣事于大島家。及子恒重、孫重利相繼襲祿。重實者重利第二子也。甫十三，因大島羽州之薦仕。淺野內匠侯長矩于播州赤穂鎮擢列近職。元祿十四年春，天使東下，侯為館伴。吉良義央朝臣以閥閱之家，掌敕使祇應之事。時職名高家侯有憾于朝臣，三月十四日，衛參之日，又傷其額，坐大不敬，即保管于田村右京侯第。即日沒其封邑，賜自盡。重實時隨侯在邸，與早水滿堯乘傳告變于赤穂，路由萱野。遇有眾送喪而過，問之，則曰：萱野重利妻也。不意以變悲駭，兼至。乃曰：今為

君告急又罹母艱將奈之何敢以私情而緩公事哉
揮鞭而去遂造播州告其由于城中諸人既而官遣
監司收其城及邑里先是城中諸士皆將并命以下
從主衆志不一或依或違重寶終始矢心不貳其
言告情于父兄及姊將尅日就死實欲伺便狙擊以
成先主之志逮事畢偏裨以下四散各從所適重寶
乃隱于萱野以終母喪大石良雄侯家巨室也倡率
義旅將成君志時在山州山科鄉相距十里餘時時
過存密圖報復至冬重寶辭父將東行求仕父不許
曰予籌汝之心汝非干祿也將以刃仇家以敵乃愾

若有其事吾族不憂恤也恐累及吾主吾之思我君
猶汝之思汝君也重寶再請曰願絕吾籍何畏相累
父又不許曰絕骨肉之恩以防禍患薄俗之所為何
可效尤吾非勸汝死也唯欲汝之遂志焉耳重寶從
其言而止不復東行至明年正月十四日乃先主內
匠侯忌日也前夕命僕齋一通書往良雄許浴盥謁
父及嫂談笑如常而就寢及明日加辰而房戶不開
家人怪訝排戶而入則東嚮自裁而死家人錯愕走
報于父父戒其勿泄曰若宣于衆恐敗多士之事乃
以暴死聞于世遽瘞于旁近山中向遣良雄者到山

科時尚未明良雄啟函大駭召同志在近側者感其情義歎詫之聲聞于外則與自盡同其時也死時年二十八別號清泉

孟子曰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為士者委質事君死生以之君不得其死而已偷安苟生豈其本心哉淺塾侯輒觸憲綱覆其宗社事固不可追咎也欲敵其愾無計可為唯有死耳三平氏之志亦可憫也近者其嗣子長好錄其世次事狀之大畧屬予作傳謂世言乃父狃于愛梃其義舉

此傳聞之謬也願憑大手以表實蹟仍為傳又誌于其後長好今住伊丹與萱野相近云

綾部道弘傳

綾部道弘者豐後人也其先出于丹州綾部因為氏焉子孫徙豐後臣于大友氏大友氏既滅祖可春父道一皆隱德不仕道弘天資剛直夙有至性幼時嘗往井父家家人欺其稚弱待不以禮道弘冒夜潛逃經曠野一里餘歸于其家父母大駭異其有膽志時年八歲自是慰撫最至試授古文數百言一過上口誦不待復父母歎其強記鍾愛特甚道一常竊歎曰

里無良師家之遊資使千里名駒長為駑材十七而喪母日夜號呼盧于墓左躬畚沙石成墳將冠為家貧就官于隣封時時歸覲有餘力讀書習醫每奉甘旨以致終養既而艱苦困頓東漂西泊不寧居者有年矣其兄久病資產告匱至典田宅道弘歸鄉而篋什木付鎮松平俟久歲奉以贖還其田里連稅兄終而二子尚稚道弘號哭撫字以得成立素敦親黨舊故救難解紛不辭其勞不接非禮之色不耳不正之聲對長官直言不諱衆始憚其嚴而久信其息稱為吾鄉伯夷自處節儉不喜華飾偶有人遺彩服於其

子遂不許服曰先君貧素棄世常恨養之不如志吾亦辛勤多年幸享俸資暖養兒女君之惠也况人情易於奢而難於儉予非不愛兒也不欲使習奢耳又善相劍偶有不知其良而貨之者得之求主還之不以其私之其操行大率類此教子以四書小學及古文詩未嘗習聲伎博局之事居常熟玩易四書晚年世事紛沓之間未嘗廢卷國家前代之迹名臣義士之實其所見聞歷歷諳悉掩卷試問一無差遺其子安正祇役在東武遺書曰予生長蓬蒿荐嘗儉艱心存聖猷未償夙志思再世必得遂其願為娶汝母生二

女幸得汝生而年已強仕早覺衰羸思不及見汝之
成立今汝知勤學吾願足矣汝孝亦大矣夫道不外
於人倫勿馳空文以遠日用凡事無害於義者須從
時俗勿妄違國禮也親友覽書感涕元祿己卯之秋
得口疾踰年殊劇安正尚在武城拘于職守不得乞
假會其友伊東信益來東武道弘寄語曰子疾已劇
應與汝永訣莫牽私情而虧公義若必歸省必為不
孝子論語者古今之常經不可不一日讀焉嘗所寫
往謙卦辭汝六須守之無違也其他無所言是歲三
月廿一日遂逝享年六十六時元祿十三年庚辰之

歲也

野史氏曰人性剛直者多傷于悻戾且不肯為學
綾部復之翁天資剛正而能執謙信道不亦難得
之士乎吾先人常尊信論語以為宇宙之至寶又
以謙為要道著在先訓且戒子弟不用心于凡百
雜技見翁之所志相契者多矣在存日得相面其
必為知己觀其事狀還增悵悵

良泚孺人小林氏傳

小林氏名七豐後人也後改大原氏其先在攝州三
田仕于松平侯侯移封于豐前高田後徙豐後遂為

亦付人父曰政汝孺人性資溫純處已寡默素為父兄所憐愛既筭喪父哀毀過禮鞠于伯兄三友三友好學讀書故孺人亦稍通詩文曉義理同寮綾部道弘剛正有行素好學與三友相善回以孺人室于道弘既而母氏愛念寄于道弘家孺人溫清甘旨晨昏不怠宗家時匱道弘賑給盡力孺人亦屢招遺孤或給衣糧不復吝稟良人嘗有二寓客待遇數年遂無倦色客服其恩其後連遭喪禍二女亦殤哀慟感疾遂成積塊歲四十八携小女詣于伊勢太神宮是冬感中風自是左癱不遂其子安正日侍膝下口讀經

史二女子亦在側誦古詩文及國事小說以娛之有客來談則論說移日花月之辰招雅士賦詩安正為同志所招歸或及夜深必問其所談及有詩否子弟偶有賦詩者必就孺人吟弄其耽文也如此天性雅潔植花移石不喜籠養禽鳥指其馴集樹間者曰此吾籠中之物也一日隣家遺火延及其家安正狼狽救免盡亡其家什孺人聞之不復問資財之在亡曰是成吾兒之孝矣一日媪誤薦熱湯殆爛拍頭孺人尚持其器而呼媪小女方梳而遽往取之叱媪之不謹且謂孺人何不急投之孺人笑曰此何心哉不復

為問其寬柔如此雖久在病精爽不亂恬靜無為未嘗為欲死厭生之言正德元年辛卯七月十日疾作而終享年六十三臨終不復言談不稱佛號平生未嘗問三世之事人無復知其意如何者云

野史氏曰大抵婦人之性柔暗而躁故處親眷之間多致紛戾良淋孺人小林氏事母而孝從夫而順教子而有方待親黨接家人莫不各當其道敦尚典籍而不信奇衰不惟其家風之有素而誠天稟之有超于人宜託彤史以為內範

正德壬辰之夏豐州木付鎮官綾部伯章甫介

久來訪時時論文談經服其雅度云其先考妣皆好學為人所宗出其所草行狀二通示予請從小傳閱其狀處于僻遠之地嗜學力行不易得矣聞伯章甫在其鄉而服膺先訓講明聖學其土人士服化者多矣色養幾年既歿欲托其事于簡策其志不亦美乎不辭不文為傳其大較云時九月三日也

而往巨浸滔滔雲山迴拱百里長堤之間僮僕旅資
 滿載一舸而下晡時而到大坂忽見萬雉金湯上架
 沈寥惟昔龍戰虎爭之地今為閭閻撲地之區四十
 年來壯觀如新遂宿于先子門人清泉翁之僑居中
 宿而到平埜土人言往昔坂上廣野朝臣采邑後人
 訛傳為平野之封疆四履有濠環馬戶三千餘邑有
 舍翠堂為鄉人講肄之所予嘗作記亦宿與二三子
 談論風議日誨先子遺書一日乘晴逍遙于郊坰之
 外茶于葛井寺遂拜 應神天皇陵今稱譽田八幡
 宮兆域尚存廟貌儼然松杉茂密殆如小山奈田二

百戶祝而俎豆之又有僧屋十餘宇乃行厨于西一
 院觀古器名画于大滿院既而到道明寺昔者管相
 公姑氏入道在此永為尼院業糶糶都人稱糶為道
 明寺以此又一日遊于土橋氏別業園卉爭茂山翠
 入戶請名且摘即命曰秀野亭滯平野五日復還于
 清泉氏則六月四日也厥明自府見招曰誨吾道一
 以貫之章古義又誨顏子問仁章酒食畢叙謝而還
 又明日訪中井氏于懷德堂中井氏嘗推石菴老師
 為主盟控于官請為社學遂賜地為誨習之場摘曰
 懷德晡後命舟而遊蜺子川舉網得魚殊覺歡適遂

宿焉翌午自清泉氏偕一兩生赴烏鉞監荒尾君之
招君素欽服先子之道相識于京談笑半日傾倒而
還於是乎土橋生約清泉氏買夜航而送歸一行諸
人枕藉舟中八日午下還家云
名變志
姓氏名宇之別其來尚矣上世固無徵也唐虞之際
舜姓姚禹姓姒契姓子相別以名則曰棄曰契曰皋
陶曰夔曰龍而已或謂皋陶字庭堅伯奮仲堪叔獻
季狸列諸公元伯夷叔齊亦不詳其名自周以前蓋
亦有字矣連姓而名之未之聞也周公曰姬且召公

曰姬奭後人之追稱耳非當時之制也書曰有鰥在
下曰虞舜則亦有氏而連名矣爾後有伊尹有傅說
有呂尚皆氏而名之降及後世莫之易也死而謚周
之道也前乎此上而為天子曰帝堯曰帝舜曰大禹
而已或尊其廟曰神宗曰高宗曰中宗湯自曰小子
履則名也而又稱成湯其謚之漸乎自周而後天子
曰王而以謚配之曰文王曰武王諸侯曰公大夫以
字既而姓分而為族亦曰氏春秋左氏傳曰天子建
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為謚因
以為族蓋姚也子也姒也姬也姜也嬴也風也姁也

芋也皆姓也孟孫也仲孫也國也罕也展也取諸字
 戴也桓也取諸謚司馬也司空也丞馬也中行也取
 諸官南宮也東門也韓也魏也趙也取諸地皆氏也
 爰稽當時之制以名配官曰史佚曰祝鮀以名配氏
 曰臧孫辰曰仲孫蔑以字配氏曰閔子騫曰宓子賤
 省呼之曰顏淵曰季路以字配官曰令尹子文曰大
 宰子餘以謚配氏而字之曰孟獻子曰晏平仲曰陳
 文子以名配字曰共叔段曰夷仲年曰叔梁紇自秦
 漢而後氏盛而姓隱矣不問其為姬耶為姚耶史稱
 之曰姓劉氏曰姓孔氏則氏與姓混矣配之于官曰

蕭相國曰李將軍曰溫御史配之封邑曰謝康樂曰
 魏鄭公曰王荊舒配之所治曰董江都曰韋蘇州配
 之貫籍曰柳河東曰呂藍田配之于謚曰諸葛武侯
 曰韓文公曰呂正獻配之行第曰元二曰魏三十六
 又配之于官曰杜二拾遺曰嚴八閣老配之所居曰
 杜少陵曰張橫渠配之別號曰白香山曰蘓東坡曰
 陳簡齋曰袁了凡則亦彌文之所致也
享保丁酉七月下泮

烈婦志

享保戊戌十一月廿八日晡時丹州舟并縣有豪猪
 被傷而逸自八木村馳入南廣瀨村遠山趾直向山

室村瘠甚過鳥羽村有氓名久兵衛方耕于野為其所牙
 登時致死遂入邑中咆哮馳突眾人逃竄莫之敢攖
 邑匠人名七郎兵衛年六十四薪于山而還遇于塗焉避匿
 無計倉卒攀樹脚離地三尺許猪啣裳尾而墮之相
 與勅敵良久遂墜于崖下猪愈怒拏攫噬齧遍體被
 劊連聲呼號而無敢應者妻某年五十餘聞之急奔
 來以袂兜其首跨頸抱住猪不敢動擊刺無具頻叫
 救命邑氓二人藤兵衛源兵衛相繼來援短刀刺又一人來
 斧其脚四郎兵衛既而眾乘疲殪之匠人竟得活數月其
 創始痊其地隸龜山鎮鎮穀其家以彰烈云辛丑閏月

志狐祠

洛有賣酒者有狐竊其饌焉家人爭歐逐之主人禁
 之曰狐能福人慎勿擊也其夕附夢于一家人曰吾
 何爾負而必吾擊汝不祀我吾且汝殃主人大駭輒
 供粢奉焉遂請官作祠于宅後昕夕奉祀最謹家人
 能傳神語且曰吾不精齋無以接神乃晝日一齋食
 耳主人祠之益信凡已家事皆拋擲不問隨神所欲
 酒食茶果莫不供獻祀之四十餘日家人傳語曰神
 欲錢一緡輒奉之及明以二緡酬之又曰神欲錢三
 緡又奉之及明又以六緡酬之主人大悅曰果福吾

續通志卷之九十一
卷之九十一
續通志卷之九十一

家自是其信益厚既而又曰神欲金三十兩主家素窮強貸於人奉之其夜家人腰金而逃不知所往初傍隣者怪之竊從屋罅覘焉家人供神羞輒自據槃飲啜醉飽而止家人厭之投礮擊之隣人恐不敢覘也吁世之姦僧猾釋託神佛靈異以誑誘愚瞽者往往而在鮮衣美食恬不之耻皆腰金之雄者也而覆轍相踵迷不知復此事雖小可以諷大曰書以為戒

臘月辛未

原類
文原

文之稱也非古也自漢而下矣古之稱乎文者禮樂之繁然焉耳簡冊之照然焉耳非捺觚搯思託之于紙墨而謂之文也古之稱堯曰文思稱舜曰煥乎其有文章文王之為文也周文公之為文也夫子之文章也皆其禮樂之施乎身接乎人光被乎天下萬世者是已載之於方冊而後之人誦而則之此學于文之謂也顏子之所博學遊夏之所專科者乃在乎此未嘗有學為文者也方是時也上之敷下與下之奏

名
卷之九十一
十七
古義堂藏

上交隣師友之際以言相命其能否而利害繫焉以
 解紛釋難以明惑道意在春秋戰國之間為盛其正
 焉者為鄒魯倡道之言為春秋記載之言其邪焉者
 為老列虛玄之言為蘓張掉闔之言雖有邪正虛實
 之差必先有斯事之實而後有斯事之文未嘗有無
 斯事之實而強為斯事之文者也既有其實則自有
 其序故著之于言起伏照應開闔頓挫不煩工夫而
 自中程度第年代悠遠訓詁轉變傳之後季或苦屬
 讀非好銘奇字肆騖險語整體面習步驟覃思積慮
 務新巧以欲悅人也西漢文尚近古焉八代之衰抽

黃煌白比聲病拘對偶狀一物而極千言製一賦而
 靡三年文於是乎為技矣韓子特起歐蘓接響雖未
 必得聖人之純全將述斯事而後有斯文文復古矣
 文之用達矣濂洛諸老其所道雖各有所在而亦必
 有斯實而後有斯文未嘗以學為文為事者也則得
 文之本矣自是後之文吾惑矣無斯實而強求文之
 銘思紙筆凝精于楮墨之間而始成譬如平地起波
 鈎并灌之不涸者鮮矣其近正者勦摸前訓肆其搨
 搨其稍衰者凌駕古作務肆奇險始也擬體製肖語
 脉以像之卒也換腔調破格局以及之安僻字設難

經述先生文集 卷之十一 禮記

句使人難誦而難解夫文以明意也為文而好意之
不明亦將何用哉譬諸人之相告語所求之切與所
經之熟雖訥于言者言之纒纒求之不切與經之不
熟雖有口才者或言之而躡有實與否之謂也今之
文與古之文何以異乎此吾為之作文原云
八月十五日
原教
人無法則無以知所從而詳于法則法窮故善於教
者也存其大體使人知所從而未嘗立一切之法纖
悉其事以局人乎教也何也不羈之材非法之所能

制也精微之極非法之所能悉也事變之來非法之
所能備也而欲限之以法此法之所窮也故聖人總
其大而畧其細舉其本而遺其末亦其可常行者而
附其不可常行者于人之自得於是乎不羈之材展
精微之極盡而事變之來待之無窮焉譬諸規矩準
繩能定萬物之形而方圓大小長短高下之不同非
規矩準繩之所能預物物而定也昔者夫子之教門
人舉其條目則不過曰文行忠信而已未嘗曰如何
為仁如何為智為仁之條幾件為智之條幾件也及
其門人弟子之問之始告其用工之方而其言亦不

禮記卷之十一 禮記

同唯告顏子乃曰克己復禮為仁及再請其目乃復始曰視聽言動非禮則勿向使顏子無問則克己復禮之為仁後世未必知也而使無再請則其目之詳亦未必知于後世也蓋顏子王佐之材故特告之以此而及其再問始盡其詳也其言君子守己之常則不過曰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而已未嘗曰雖身為不善而有時而或可入也及其應公山佛矜之召子路致疑也乃始稍露其意而亦未嘗明言其可往之故也非秘而諱之也不可預告也後之教人也不然其說既盡精微之極而欲率天下之材以入乎其矩

度之中而其同者不敢違而其本末輕重之間不必人人同也學於是乎多岐矣此學之所以弊於言論而遺事實也且其變之不可不講焉則審勢者好其變而不肯樂其常守理者徒局其常而不肯行其變故不以權為無用之虛器則以道為死守之硬局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又曰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蓋道示其常而教因材施法不必詳而權自寓乎其中矣此聖賢之所以導人也

正德乙未臈月廿日燈下草

六分盤重五分初毫星準米錢云云據此則今之等
秤之製始自此時因謂今之稱錘則可言往來古製
恐不然也嘗記漢志言權與物鈞而生衡則思古之
所謂權與物對稱也為檢漢書得之律歷志則云衡
平也權重也衡所以任權而均物平輕重也其道如
底又曰權者銖兩斤鈞石也所以稱物平施知輕重
也又曰玉權之制以義立之以物鈞之其餘小大之
差以輕重為宜圓而環之令之肉倍好孟康曰謂為
錘之形如環也如淳曰體為肉孔為好師古曰錘者
稱之權也又曰權與物鈞而生衡孟康曰謂錘與物

均所稱適停則衡平也乃知古之權衡只如今之天
平而所謂權者如天平上法馬但天平錘銅盤上盛
法馬而古之權如今之錘而懸之於衡此為異耳觀
其有孔可知矣蓋權有銖兩斤鈞石五等以此與物
對稱知其輕重猶量有龠合升斗斛五者以量物故
謂之五權也量有一定之入而物以辨多寡權有一
定之重而物以知輕重其式有五等若如今之稱錘
只是一樣何以謂之五權隨物移置不可謂與物均
也趙石勒時得一圓石狀如水碓其銘曰律權石重
四鈞又魏景明中并州人獻古銅權銘云律權石重

續通志卷之九十九
禮志第九十九

四鈞此亦可見古者之權各以其重也何晏注論語曰權秤也趙岐注孟子曰銓衡也孔氏尚書疏去權衡一物衡平也權重也稱上謂之衡稱錘謂之權未嘗言往來之義也然則解權為稱錘則可無非而言往來者非古義也朱子唯就時制釋之遂久考究或曰經權之名取往來之義則可通矣若如法馬則無權時之義奈何曰雖無往來之義而隨物輕重加減時措以取其中則其事一也古人慎重事或繁難不如後世之機便此亦可見矣
戊戌上巳前一日
後閔王應麟玉海載淳化權衡新式甚詳引志云

景德中承珪重加參定而權衡之制益備凡一錢為十萬忽以二千四百得十有五斤為一秤之則其則用銅而縷文以識其輕重趙安仁序曰自秦索至鈞石本舊制也別絲忽之狀立毫釐之準成索銖至斤兩發新意也云云亦可見其制矣
癸卯正月

志
晦日
忌日議

喪祭者禮之大本而事親之至也為君子者不可不竭心殫慮以行之也故禮與其繁不如其誠與其隆不如其敬苟誠且敬矣則雖澗谿治泚之草蘋敬系緇

名
卷之九十九
禮志第九十九

藻之菜可以薦於鬼神可以羞於宗廟苟不誠且敬
 矣則雖日享五鼎之食月薦大牢之饈猶不可謂盡
 事死之禮也記曰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故
 至是日必齋必戒其禮一如居喪蓋古者以甲子數
 之如四月己丑孔丘卒是已至晉宋之交始以日數
 記之一歲唯一忌至於本國又每月值其日則祭之
 以古之禮較之本國過厚焉中國弗及然有誠敬之
 心存於內則雖一歲一祭猶可抑其情苟無誠敬之
 心存於內則雖每月祭之豈得為孝哉得其中者唯
 古之法乎古法既不可復也則各從其國俗可矣故

孔子居宋章甫在魯逢掖然則居中國者從中國之
 禮可也生於本國者從本國之俗可也居今之世不
 可強復於古也生於本國不可苟從中國也禮云禮
 云玉帛云乎哉唯其誠與敬而已爾

斷云文雖似務本然忌日之禮以從中國一歲一
 忌為是今世不能如中華者豈心所安哉一歲之
 內豈有十二忌日哉
貞享四年丁卯
仲夏二十四日

賀茂社募書疏

山城國愛宕郡賀茂別雷皇大神者天下鎮護之神
 明而萬邦信仰之大社也洋洋其德靈應甚昭逮

欽明天皇之盛時創仲夏葵桂之祭奠歷世不急禋祀以虔中經滄素廢絕有日向蒙台命再復舊儀祠宇傾歎必時脩葺既見神德之久而不渝將卜國運之彌斯無疆舊傍祠作樓以貯典籍上自神經國志以至漢土圖書莫不並蓄俱收以資稽閱將以使祠官等就庫披誦博達古今克盡其誠而不接神以非禮也當應仁文明之厄運遭山名細川之戰爭千卷遺書蕩為煨燼祠官等志雖切於興復力無緣於購求日往月來爰歷年所幸遇國運方盛文化丕闡若不償宿志於此時而將期再造於何日爰賀茂縣主

等使從五位下土佐守某乃適東武偏謁侯門敢資多方之同心以廣四庫之儲蓄尚蒙允許以慰神明豈特有神之克享錫以百福亦知奉祠之懷德禱以千秋謹疏

藏書庫上梁文

時元祿十有一年戊寅秋九月穀旦

兒郎偉帝甸之籍清洛之涯爰闢十弓之庭更構丈仞之府置貯翰墨架堆典墳方將逃竹帛於祖龍豈特避緇帙乎埃壙天有顯道載此簡書維聖之謨布在方策豐豐父師之樂育繩繩子弟之趨庭捧誦乎晨昏佩服乎歲月雖慙鄴架之萬軸竊比韋氏之一

經斤築隆施黜聖斯飾消辰良以審而勢厄工徒而
架棟梁落此成功齊聽善頌
兒郎偉拋梁東一間瓦屋十弓庭俯瞰洛水一條綠
遙對雲岑萬疊青
兒郎偉拋梁南出門四達是天街來牛去馬都如織
麟麟洛水涯

兒郎偉拋梁北環堵之中千古文諷誦不嫌頭種種
沈吟須到鯨殷殷
兒郎偉拋梁下獨拂芸香滿架書千古聖賢且暮遇
服膺莫徒過居諸

兒郎偉拋梁西討論陳迹徒消日孰知百斛載明珠
不若五車藏緗帙
兒郎偉拋梁上襟襟家家奔走煩毛穎陶泓真莫逆
不須開口叙寒暄
伏願上梁之後闔門清平福履來就椿萱並茂保眉
壽於無疆棗萼競榮成材器而有造朋簪萃止彌資
切磋英髦出焉更副樂育克顧天顏敬遵聖猷左圖
右史尚友千古之賢哲履仁體義擴充四端之良心
祖武克繩先業罔墜凡屬遊好共增歡欣

韻按六偉之文原本題上項以押韻皆誤據東燭談以
東西南北上下字取韻為是蓋初年不辨後詳其格云

名
卷之九
堂藏

祠堂上梁文

享保十四年歲次己酉春三月乙卯祠堂上梁

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伏願上梁之後神安其宅永無震驚之虞人揭其靈

恒供蘋藻之奠闔門穆穆克永先蹤奕葉綿綿式弘

遺訓長胤謹書

講堂上梁文

享保十四年歲次己酉夏四月戊戌講堂上梁

無念爾祖聿修其德

伏願上梁之後居其安宅永無傾危之憂坐其廣居

常免迫隘之困朋友講習以成有德有造之材兄弟

孔懷以遂肯綮肯堂之志虔奉遺訓式膺天休長胤

頓首拜書

正宅上梁文

享保十四年歲次己酉夏四月戊戌正宅上梁

無念爾祖聿修其德

伏願上梁之後家享清福永遇疾疢之除人沐淳風

自無鬪訟之擾化成肅穆躬服勤儉世守善緒益顯

文明弘其祖傳以澤後葉長胤頓首拜書

大德必壽頌 并序

維元祿九年歲次丙子夏四月朔丙戌越二十有二日丁未同門諸友若干人消良開筵會東山先期壽家大人七袞初度之令辰禮也其有故而不得造在遠而不得來者不與時天色開朗風日清美慈顏悅豫羣朋咸懽觴歌抃躍獻酢交錯愉愉焉怡怡焉其順美乎不肖男長胤頓首再拜謹言曰吾聞之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二樂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今大人秩逮者稀齒髮壯健棣萼滿前嬉嬉終日樂得其二四方譽髦樞衣函丈矜式模範有德有造樂得其三今日之

會不亦嘉乎因歌曰儂爾籩豆飲酒之飲兄弟既具和樂且孺喜其羣從之森峙也又歌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愷悌君子遐不作人歎其教育之優游也此皆雖得之于天者而實皆本于盛德之所致豈偶然也哉唯至於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之樂則為之由已由人乎哉不特嚮望翹企仰止之不暇亦將書紳銘鼎終身誦之以律其身報答盛德庇覆之曼乙焉豈但不肖而已哉凡列於斯筵者其可不以此體心守訓傳道副甄育造就之盛意也哉此乃可謂真壽其師者矣昔子思孫也稱夫子曰溥溥如天淵泉

如淵而不以為私伊川弟也贊明道曰明於庶物察

於人倫而不以為黨蓋道之所在雖親不蔽道之所

亡雖隣不覲聖賢亦何心乎哉雖儼非其倫而亦豈

至於阿其所好也耶酒既酣謹獻頌題曰大德必壽

其詞云

天地鍾秀爰粹爰精人稟厥氣秉彝式生薦降律人

乃挺厥醜其德既異其報宜厚雅詠百福範述五福

人者難常唯天可卜亨屯之際得失或殊曰者曰寧

乃德之符今吾大人繫抱異質信道晡聖其儀維一

高尚其志肥遯洛濱樂育群英數垂三千既尊三書

亦章四經虛往實歸戶屢滿庭今茲丙子筭登七旬

羣弟獻壽比德靈椿其德維邵肆獲其壽古人曾祝

台背黃耆維天棐忱福履綏之輒生無似跪獻頌詞

昇僊石歌 并序

勢州度會祠官延貞嘗蓄一小石假山命曰昇僊珍

襲有年頃寫其形模且錄四才名賢詩什走于京師

因一紹介求辭其狀綠質白章兩峰對峙有峒焉通

于無底有溪焉嵌于西峽雲覆其巔雪堆其足白條

如瀑青壁如梁廬阜鴈蕩之勝龍門禹穴之險不待

足跡之到而神既遊于其間怪石之產載于禹貢三

石記

名述

卷之九

石記

續通志卷之九十九 卷之九十九 讀武備志

品之封著于陳氏此其遺種乎曰系以歌曰
於祭斯石兮其峰峻嶒勢擊虎豹兮文剝苔蘚乃珍
乃藏兮爰寵以詞瑰偉萬狀兮逸態妍姿

讀武備志

予間取茅元儀所著武備志閱之未嘗不歎其談博
貫穿至為詳明也又未嘗不惜其博而寡要詳而無
統不可用之緩急之間也蓋明神廟時國兵擊韓建
酋內訌中原戎馬動勦之餘恐悻未定茅子之作專
為此而興以予料之吾將清正行長生長於鋒鏑之
間鷹揚鷲擊之將也使讀武備志固不能解三行

曉一章然使之與茅子對壘相當不知鹿豕於誰手
也其決旬之間而覆其二都衡行國中若入無人之
境望諸之下齊七十餘城未必若是之捷也師之所
至殆拉腐摧枯之易耳然則彼武備志二百九十卷
將何所用乎哉譬諸人家孱弱之圭多蓄兵甲嚴武
倫而一勇士單身徒步大呼突入則踰墻奔竄耳昔
者石勒目不知書使人讀漢史而知六國之建非漢
之福幸張子房借籌之諫趙括能讀父書而善談兵
其母知其不能將兵趙王用之卒覆其師然則不能
身之而後口之者文武共貫其無益也必矣曰夫兵

名述卷之九十九 卷之九十九 古義堂藏

訣也戰畧也軍資也占度也陳練也將皆無所用乎
曰不然石勒能讀漢書清正能解武備志夫豈止為
偽趙僭主豐公部將也哉庚午七月

六藝之文奮矣數術家古者有周髀算經九曹海島
等書算家之所傳流于本朝其目著于大寶令者可
致也近世算法統宗算學啟蒙東來世所通習貞享
中關氏著發微算法立平方冪立方冪兩式始起交
加之術元祿中柴田氏著三乘四乘五乘冪三式曰
明元算法安藤氏著六乘冪式曰一極算法爾後中

根元珪氏著七乘冪式數位繁多不敢續小祿茂
則丈人江州粟太縣產也夙精算數極其精微著八
乘冪式續之屬予題其簡端予素不暗數奚以得贊
其妙辭而不允因謂奕之為小數也孟夫子尚取其
專心致志之益以勗學者况九數之為事歷象授時
不由此則無以步天成歲井地穀祿不用此則無以
體國經野其為切要如何哉而窮之數十年鈞玄探
饋克洞其微豈非學者之所當則效而自致者也哉
因為叙其精勤之由以充小祿氏傳云

享保十八年
癸丑孟春

讀文林雌黃

終邊生文集 卷之六 讀文林雌黃

世之人方少壯時多挑閨浮嬉馳騫乎聲利榮華之
 場不肖親書冊雖有敏邁特達之資竟不能充其美
 終於無聞焉而已江州日野入正野生義路青囊家
 之子也從邑耆儒松菴翁學為文耽讀墳籍不問晨
 昏嘗慨方語之不通華音多致訛錯作文林雖黃十
 卷以矯其失來告曰文之於道固為末技貶剝前修
 亦近於薄好文之癖不能自已冀運大手不朽吾名
 此吾父之志也嗚呼人苦不自知耳苟知其為末則
 可以造本矣知其為薄則可以歸厚矣今吾子材茂
 而春秋方富勉哉毋忽以成其器此所望於子也
 保享

丙午陽月

公亦讀漢光武紀公亦讀漢光武紀而於其弊而後入而
 先王之治天下也禮義忠信固結於民心而不必特
 法也何者作法於涼其弊猶貪積習所安不能無弊
 故法久必更為政之常也三代之相尚各因其弊而
 矯之改茲更轍以制其宜而後之制法也以爲可以
 通萬世而無弊者非也存於其人也夫子讀漢史至
 光武愠數世之失權政不與三公事歸臺閣蓋懲西
 京之末宰臣權重釀成新莽之禍也後之議者或謂
 權歸尚書而遂成咸宣之禍固然也然事當論其大

體如何不可以其後之成敗議之得失也周之一起於封建豈可以此咎武王周公也哉予故謂光武之失不在於變法而在於失體何也三公變理陰陽寅亮天地民之具瞻而君之股肱也外示尊禮而內不任事可乎哉以其偶專權而遂廢之事唯備負耳是懲義而吹壑因噎而廢食也而小大之政悉歸左右是豈所以道後嗣圖治安也哉然使君光武耶則政歸三公亦治政歸尚書亦治使君桓靈耶則政歸三公亦亂政歸尚書亦亂故法不足恃也而得其人而速反之為善不難改也而得其體而善用之為難也

成甲

閏月廿三日

讀大旨上人詩

大旨上人隱于攝素好詩予素不相識也曰江州一學生脉予詩卷求序予固非知詩者也况方外之語非予之所能許品也固辭者數矣生云儻遇過訪幸相款待不日而上人至則癯然其容也琅琅然其言也復申前懇且云山野少時識子之先人于某所子當時尚髫應不相悉其意蓋慕先人之道業而有取於不倡性命隱微之說遂見及予予亦述前言於生者而辭之又贈予以壽某翁八袞之危祝延犬馬之

年則其情亦摯矣曰贈之以一律云孤錫飄然道骨
高時逢木葉滿亭鼻唯逃方外緡黃卷不向人間求
紫袍坐穩藤林邀夜月吟餘竹院聽秋濤他時若到
攝西寺應把清危酌老陶乃云上人好詩請以此為

序壬寅九月

筆記類

筆記二則

學道者要在知其本本者何當人職分所當為之事
是也上安其下下事其上士服其事農務其稼穡工
利其器用商通其貨賄以事其父母以畜其妻子以
御其奴婢僕隸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知
如斯而已矣而五常百行皆莫不自此而出焉凡天
下之人亦非不知其為道也然持之不久無得其効
故聖人亦曰恒其德恒者久也有始有卒之謂也享保

十年乙巳三月

先子在日四方有志之士來請舉示為學之要訣或
 通書問求其捷徑先子每會以熟讀語孟二書更無
 別語予叨承裘業時或見求一句警戒夫一言可以
 廢衆論則語孟六經亦半屬剩語何況以不逮之資
 外聖賢之遺言而別有奉告者哉但熟讀此二書則
 凡為入之道無所不備此即要訣此即捷徑頃者但
 州勝田丈書來見索鄙言仍書此以代面晤他日獲
 相會庶究所懷享保乙巳
之歲四月

筆記

一時之毀譽不可信也萬世之褒貶不可欺也眾人
 之好惡不可恃也君子之是非不可圖也故事驗之
 于久遠而不違質之于君子而不謬而後可以知其
 實而已矣是以雖一時不以為是而萬世以為是者
 隱德之君子也雖一時不以為非而萬世以為非者
 銜名之小人也小人伸於一時而屈於萬世君子屈
 於一時而信於萬世是名之初不可恃而實之遂不
 可滅也如此君子修身行道厲操高節豈顧一時之
 毀譽與衆人之好惡哉唯恃君子之是非與萬世之
 褒貶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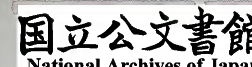
劄記一條贈越府馬淵生

人之不可遽到於聖人與仁之不可遽得此今古學者之所必致疑而聖賢每必言其不難及也其言曰人皆可以為堯舜又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予謂人之致此疑本起於不用力于職分之當務而妄為企望標準之想何者人若決不可為聖人仁決不可得則將何為耶上則有君父有長上下則有子有妻有弟侄有奴婢僕從外則有師友鄉黨之交夙興夜寐著衣喫飯種種應接日萃乎吾身無所逃于天地之間則不可不接之各以其道於是乎有孝弟有忠信有禮義廉耻而仁其最大者也知而能行之

則既勝於眾人而自是而上為賢者為君子而聖人其極也然則仁雖不可遽得聖人雖不可遽到而豈可外聖人之道而不務行仁乎哉所以孟子答曹交之問人皆可以為堯舜則以孝弟而已矣告之其意豈不近且明乎越藩醫負馬淵養真生遊學多年今茲之冬將歸丐予一言以贈因錄嘗所劄記一則以充贈言刮目相待莫無負於予之所屬云
正德甲午之歲冬日

劄記一條
贈土府醫負足田宗允

人之於事有所能有所不能有所知有所不知其所能所知者是不學而得不慮而能此人性之所素具



者也至於知其所以不能其所以不能則非學而習之
 豈能得之乎此人之所以不可不學而孟子之必言
 擴充也今夫凡有生之人有口則能言有手則能執
 物凡為人者莫不皆然而至於能言而念書談道能
 執物而挽弓架箭巧技奇中則非習熟之功不可得
 也其於脩身而爾親父母敬兄長此所謂良知良能
 而凡人之生來具足者也至於謂之仁謂之義則非
 擴充之不可得也所謂擴充者何以其所能而及之
 于其所不能以其所知而及之于其所不知則所能
 者曰熟所知者曰熟而聖可庶幾矣若夫人素無所

能無所知則何以託用功之始故曰盡其心者知其
 性也其或曰除物欲之蔽則本心呈露即心即聖此
 其說亦甚過快而不得孟子之意學者須辨甲午
之冬

劉記一則 平山繁 藏氏懇

讀書而不本之于經則無本也窮理而不驗之于事則
 無實也自古之士行義可見功業可載者往往見於
 史冊之間然不讀書則竟不免不學無術之誦又有
 窮理之說其言纖悉明備細入毫芒然要之事實不
 可行者多則亦徒言焉耳必也稽之于經以正其本
 試之于事以求其驗學其無弊乎 晚秋

儒者只說人倫日用而不言無聲無臭之理則較諸佛老氏之教微妙高遠者却覺淺易無味平易不奇於是慈愛恩惠不足以言仁而認所以慈愛恩惠者以為仁之實斷制裁割不足以言義而認所以斷制裁割者以為義之實不知聖人之道平易近情皆是人事之實而人之難為者亦全在此不可向此上面別討一層道理焉

劄記

人之於道也其猶射者之於的乎射者有強弱巧拙

之殊而其為的則無二故道者一而已矣而趨之者有昏明剛柔之不同其所以去昏而就明化柔而為剛者非道以為的則何以得之耶故聖賢之示人常以此為準使人知所鄉方勉勉循循以成德達財矣故其言曰吾道一以貫之

筆喻

人之為學初必勉強久然後安焉初不勉強而徒望其安亦無此理也譬諸日本單鈎把筆漢人雙鈎把筆今教單鈎把者令之雙鈎其初也指節澁硬不能運筆習之既久則不雙鈎不能凡事自勉而至安

皆在于習如此但用意窘迫如羈繫束縛者亦非也
如此則雖久之亦不安必然至放擲學者或初始行
檢甚峭而後多至頽放者皆坐此今人或見人之說
勉強必斥其不自然至問其何以會自然而不勉強
則無其說此皆好高遠以口給禦人之說也于時癸
巳九月晦日

筆記 二十
五條

人之所以為學者何也將以盡人之所以為人之道
也人之所以為人之道者何也父子也君臣也夫
婦也長幼也朋友也於斯五者之交親義別叙信

各盡其道斯之謂盡人之所以為人之道矣蓋天
之生人也四端五典無不備焉苟獲寄斯身於蓋
壤之間則其可不體天之所以生己之意而盡人
之所自為人之道也哉若夫世之志於記誦詞章
功名富貴者其意將謂博覽強識瞻學洽聞誇詡
於衆炫耀於世得升斗之祿從輿馬之盛亦足矣
其上焉者亦不過謂名照青史功垂竹帛而已夫
建功顯名非君子之所欲也與夫悠悠歲月沒
齒無聞與草木同腐朽者固不可同日而語矣然
君子為己之學豈為功與名哉苟脩於身矣不見



於功可美苟見於功不得於名可矣彼汲汲於功名而患人之不己知者此學不為己也舜之居於深山伊尹之耕於莘野豈以人之不己知不修其身哉

高者馳于虛無卑者流于功利此二者天下之病博者傷於多聞約者陷于狹隘此二者學者之患言之非難知之為難知之非難行之為難右戊辰五月十六日見一善須當勇往直前不少猶豫不然則其善日渝見一惡須當痛悔極艾務自芟除不然則其惡日長一善雖微日養不害則遂成其德一惡雖小日

長不除則遂喪其身入有善則必誇揚之有惡則必掩諱之人之常情也然人心之良其為善也豈己之所不能必為哉苟有善則當謙讓以晦之豈可誇揚之哉其誇揚之乃所以喪其善也人心之動其為惡也本勢之所不能必無焉苟有惡則當芟夷以絕之豈可掩諱之哉其掩諱之乃所以長其惡也所謂善者非顯然著于事而後謂之善也雖一言一行之微亦莫不有善故聖人必加勉于此焉人於其顯然者猶或能勉之而至於言行之微却忽而

不察此善之所以卒不進也所謂惡者亦非的然
幾于行而後謂之惡也雖一動一作之末亦莫不
有惡故聖人必致慎于此焉人於其的然者猶或
能慎之而至於動作之末却輕而不省此惡之所
以卒不除也 右二十

古所謂學者將以成德也非若後世道德學問岐為
二塗不相干涉也故有德者必有言有實者必有
華至後世守約者則固陋而昧于文學務博者則
泛濫而遺於脩為可惜也哉今也不然雖記誦詞
章之末既不能脩之况仁義道德之美尚何望之

哉其不能脩之猶可亦從為之辭曰吾之所為學
者在於仁義詞章記誦之末雖不脩可也此徒歎
師父之糟粕以文己之不學者也其欲人之不見
且笑抑亦愚矣

雖魯鈍遲滯而有志克勤者可與適道矣雖軒俊敏
給而無志不勤者弗可與適道矣魯鈍遲滯且無
志不勤者民斯為下矣
無其志而學之炊沙成飯也無其心而教之聚聾鼓
鐘也志之不可不尚也如此
凡議前輩之脩短談古人之是非須是搜本窮源竭

其底蘊，搗其囊，蓋真是真，非瞭然乎已胸中而後
其是者是之，非者非之，則其議之者祇所以信之
也。今之人漫不究知其說之所歸宿，一人謂之是，
則從而和曰：「是。」一人謂之非，則從而和曰：「非。」雷同
附和，勦模入言語，長舌利喙，毀謗人行事，不唯無
所忌憚，多見其不知量也。古人言行豈其盡漫而
無據乎？但其有從意牽俗，不免悖道者，豈可容易
議之耶？今也已之見識未定，而先議古人之得失，
或堅守古人之成說，不顧是非，不辨得失，一一從
之如此，亦非所以信古人也。嗚呼！一犬吠形，百犬

吠聲，矮人觀場，自人悲笑可嗤也。夫一非是而不
聖人之言，詞簡而意有餘，故久而益有味。常人之言，
詞繁而意不足，故久而心厭之。右六
月朔
君子之臨下，莊以涖之，使有所畏服，寬以遇之，使有
所恃愛。故有過則畏上而悔，革有事則愛上而盡
力。今之人卒素御下，不莊不狎，狎侮辱及其有過也，
從而責之，欲其畏已而悔，革卒素遇下，不寬不刻，
寡恩及其有事也，從而用之，欲其愛已而盡力。嗚
呼！臨下無道教，養無素，上下之間隔也宜矣。
措之于心安，而後發之于言，發之于言順，而後命之

於書措于心不妄勿發之于言發于言不順勿命之于書故凡面護調停援引比類甚費言說者皆邪說也王道平予豈容多言

能齊家者能治國能治國者能平天下一家之內上有父母下有妻妾有子弟有奴婢其仰事俯畜各有其道苟齊己家足以為法則雖不用于時亦可矣故曰是亦為政矣其為為政不能齊一家而能治國者未之有也

仁義之良具于人心無古今無華夷一也然禮樂因時而變習尚與世推移如寒暑晝夜之推遷而不

可一定也若以三代之禮樂行之于今世爰居聞樂也以中夏之衣冠施之于東方沐猴衣冠也不准取駭于俗觀亦必獲謫于代間故謂三代理教化不可行之於今世者俗士之論也謂中夏禮樂可盡行之於東方者拘儒之見也教無華夷而時有古今於斯二者之際能處其宜此乃君子有用之學也

中庸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故為學者多而知學者寡為文者多而知文者寡為詩者多而知詩者寡

治世之學

王者之澤如時雨，霑物淪民，骨髓民不知之。霸者之澤如九旱，得雨民心厭亂，必懷其惠。後世之澤如汲井灌田，無其源故雖勞無功。故孟子曰：王者之民皞皞如也，霸者之民騷如也，如宋襄之不禽。二毛梁惠之移民，移粟汲井灌田之類也。右十日

人有恒言曰：宋明不及漢唐，漢唐不及三代。三代不及唐虞，此大不然。苟如此，則陵遲日衰，不千百年而遂歸于禽獸蟲魚而已。蓋三代之隆，養材有道，舉賢有禮，賞罰明而教化行，風俗一而人心正，故成人有德，小子有造。於是稷、禹、咎繇、伊、傅、周、召

之賢出，以輔君，綏民功顯于一時，名流于後世。其治可以為法，其政可以為則。至後世聖君不作，俗澆風衰，道無揆于上，法無守于下，養材不以其道，舉賢不以其禮，賞罰不明而教化不行，風俗不一而人心不正，故其治不古。若其材不古，若若使稷契咎繇之徒生于後世，不翅束縛其材而不得成，縱其材得成亦必任之不專，信之不厚，其不可致功也必矣。若賈誼、董仲舒、房玄齡、杜如晦、姚崇、宋璟、陸贄、韓愈、杜衍、富弼、韓琦、范仲淹、文彥博之儔，使之在乎三代之隆，其德行事業必有絕乎人

者視之伊傅周召可無愧矣不幸而生乎三代之
後既不能成其德亦不能用其材且時論刻薄吹
毛求疵故其德行事業如不及古故謂後世不能
復古則猶可謂後世不可復古則不可使今世友
治古之隆則存乎其人也夫
利不可苟就害不可苟避故不以其道千駟之富有
所不受焉苟以其道斧鑕之慘有所不辭焉
何以進學曰立其志何以立志曰防他慮右十日
人之交友久而始親既親而愈敬者君子之交也暫
而既親微親而甚狎者小人之交也親而愈敬則

德義之所由而進禮讓之所由而興親而甚狎則
威儀之所由而壞爭訟之所由而起觀乎此而後
可以知人之賢否矣

不為無益之事則學進不談無用之事則德成今之
人終日所為所言總不及禮義其為有益之事談
有用之事者亦鮮矣學之不進德之不成職此之
由可慎也哉右廿一日

毀則怒譽則喜者人之常情而其求譽止毀之實則
人必不至也故欲得譽者莫如務其實而務其實者
不必求譽焉欲止毀者莫如無其實而無其實者

不必難毀焉七月念八

人之是非易知而已之短長難見人之常情也然吾平生熟察自家身上事其是非得失瞭然易見而至人之邪正美惡或有難辨者故吾以為知己之是非長短則易但其雖知己短不能革之雖知己長不能成之是者或厭而棄之非者或忍而從之是其良心之少疾而不能擴之者而學者之所當警省也

心性情才志意本一也及見於事而後各有攸當譬之於飲水喫飯其知飲食之所以養生者心也其

所以當飲食者性也其當饑渴時欲飲食者情也其欲飲食而對飲食者志也其將飲食或欲之或不欲往來計較者意也其所以能飲能食者才也雖四者各有攸當而其本則心耳故一事之上四者之發或有或無唯心無所不在焉右十一月九日

雜錄十五條

學者所以成人之性而養其慈祥謙和之德而除其拂戾悖慢之行者也道之不行乎世也其徇名者務博貪多妄自誇大至入不若已便嗤鄙之其務實者異行高論與世睽離非入是已不和干物世



人徒觀其弊之如此而不知學本所以成人之性
 養人之德遂戒其子弟使不從事於學以為學太
 害人心術嗚呼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非斯人
 之徒而誰乎此其所以卒不和也雖使彼暴戾不
 物之不相和也必有激也凡兄弟之不友夫婦之不
 親朋友之不相善鄉鄰之不相睦彼加之以橫逆已
 亦以此報之此其所以卒不和也雖使彼暴戾不
 順而已應之以和順則彼必感之何不友不親不
 相善不相睦之有哉故舜之蒸蒸又卒化頑嚚之
 父母况不至頑嚚者乎所以謂無不是底父母也

求譽望務聞達聖人之所戒然君子惡乎終身名之
 不稱故好名之弊可責之中人以上不可責之中
 人以下中人以下以名聞勵之可矣右丁卯仲秋
 為學之要有三志也勤也好也雖徒勤之非好無以
 進雖徒好之非志無以遂雖徒有志苟不得其正
 路則無以成或有志而學不進者是志小耳不然
 則未得其心路耳苟所志大而且得其正路則無
 所不至也又曰志要其大而高不大而高則所成
 狹小好要其篤而切不篤而切則為物移奪勤要
 其安而樂不安而樂則倦而必廢

才之所在官之所在也故古之取人雖盜賊夷狄有
才則用之故得管仲由余世之衰及以門地限之
古之用人雖新進疎遠有才則推之故得孔明王
猛世之衰及以傳年進之右孟
秦穆公中夏之賢主也用由余而遂霸乎天下魏道
武北狄之餘孽也用崔浩而奄有乎河北地豈有
華夷人豈有戎夏賢者用之可矣不賢者黜之可
矣儻使穆公舍由余而必用華人道武實崔浩而
必任胡人豈能功名著于天下德澤被於生民乎
不難夷夏必用賢才此秦穆魏武之所以興也今

茲春私試題出元世祖不相漢人論予欲以此為
冒頭未及作

厭暑而愛涼人之情也避害而趨利民之心也故暴
主之與仁君並世而居譬如夏日行道不驅而就
陰民之向背亦猶若此故曰桀紂為湯武驅民秋孟
或問意志情之別仁齋先生曰意者以心之所發言
志者以心之所存言情者以心之所溺言皆就心
之所流注為言非心性之外別有所謂情也所謂
溺云者通善惡言

麗澤之益大易所著輔仁之訓魯經所教人之立身

名錄卷之十九

行道交友之義其可少乎然慕中之蓬不扶自直
 泥裏之沙不捺皆黑交友之善惡係於己德之成
 壞固大矣哉而人之處世使之人人而擇之豈有
 可交之人哉但一面應接疏遠之人其善惡不係
 於己之得失朝夕親密之友最不可不慎之也非
 披沙揀金吹毛求疵者不可也

凡讀書派覽十過不如熟覽一過派覽十書不如熟
 覽一書

或問武王既殺紂有微子之賢可立何不立之而必
 自立何也先生曰方武王時天意民心皆歸于周

若伐商後立微子為天子已為西伯天下疑懼兆
 庶不安是事勢之必然天與武王則自取之天與
 微子則必與之天之與與不與於民心向背處見
 之夫豈有心於其間而為之者哉

或曰孟子曰外丙二年仲壬四年程子以為外丙方
 二歲仲壬方四歲如何曰若此則仲壬是兄而外
 丙是弟也當先仲壬而却先外丙當從趙氏
 雖玩物喪志而筆硯之具文士之日用不可不擇之
 蓋中國以端谿為第一歛溪洮河亞之至我邦出
 硯之地處處有之士州出烏石其質細膩濈墨甚

濃蓋本國第一品佳石也雖端歛亦不甚愧其石
 在海中石工候潮退入水取之今州官禁妄採之
 故士庶之家有得之者甚珍之長州之下關出紫
 石或有青者細膩堪用其劣者質枯燥滯墨成滓
 人多厭之下關元稱赤間關故稱赤間石丹之石
 石上之治田有斑石其質極堅間有白條文細膩不減土
 石之烏石若州之紫石皆滑膩堪用洛西愛宕山
 出烏石質粗燥拒墨不堪用硯匠鬻賣者皆資于
 此

戒箴之於人關係最多予以十箴自律庶幾屏障之
 間朝夕觀焉自訟于己不至於視為虛器躬言之
 而躬蹈之之弊一曰擇朋必精勿少習惡二曰學
 術必實毋少浮靡三曰莊敬必肅勿少愉惰四曰
 言語必慎勿少暴慢五曰孝慈必勤勿少忽畧六
 曰競場必勵勿少費畧七曰疾病必謹勿少傷體
 八曰見義必遷勿少猶豫九曰富貴必輕勿少慕
 羨十曰貧賤必安勿少憂戚

緡閱書籍不可不慎矣顏氏家訓所載濟陽江祿讀
 書未竟雖有急速必待卷束整齊然後得起故無

紹述先生文集 卷之十九

損傷此尤可為法余因有詩曰童幼婢僕蟲鼠邊
燈下煙中梅雨天醉後睡前並忙裏切戒書生謹

繙篇

紹述先生文集卷之十九終

紹述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男善韶 校

雜著類

材量

天下之人其才量器識不復一定有多少分數不同
有不識一丁字者有畧曉書算者有知解念書者有
淹貫經史通今識古者有材德行誼師表眾人者自
是已上至聖賢地位每等每優其相懸遠奚翅倍蓰
然各隨其所成之大小淺深皆莫不為斯世之益故

紹述先生文集 卷之二十

聖人之示人雖引其小而進之于大因其淺而致之于深而未嘗以其大而弃其小其深而斥其淺也其言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又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此類可見矣後世之學則與此異必有一箇關隘未透此關則雖稍有淺深大小之不同與未學之人所爭不多先儒格物為夢覺關誠意為人鬼關為是故也

甲午九月廿六夕

務實

聖人之道莫大於仁義而復曰禮曰智曰權曰中眾

言兼舉以教人者何哉蓋亦循自然之實而已矣聖人亦豈不欲預定畫一之法以律天下萬世之人乎哉勢有所不能為人之有斯事而設斯法為人之有斯疾而立斯戒而其事之既不可一齊而難也故堯舜已來歷群聖人漸以修明而後一定乎孔孟其生而後乎此者雖未必皆為聖賢而其意之正大明明白定以淑人而提己者亦可以為羽翼而弥縫之矣此道之所立而學之所以興也蓋為人之相接不可不各相親愛以盡其心故說仁為人各守其分不可取非其有故說義為貴賤尊卑之等進退揖讓之節各

不可無其度故說禮為是非分別之差不可無辯故
說智為容貌詞氣之間不可傲以取辱故說恭為執
事接物之際不可慢以致失故說敬為言行交際不
可違其所期故說信為做人之事須如做己之事察
人之心須體以己之心故說忠說恕為事之不可有
過不及故說中為德之不可有作輟故說恒為禮之
窮不可無濟之之方故說權為古之成法不可不法
而則之故說學為人之所本不可忽而慢故說天道
說鬼神為造道之初不可不知其本之具乎己故說
性善說四端說良知良能而仁義二者其宏綱大要

也此其本末相回偏全兼資今古之教互舉迭取而
後道無遺教矣學之者或得其一或得其二皆足以
勝乎衆人而得其全而未大者是為賢人而全且大
者是為聖人矣譬諸人有斯身則必有斯養不可枵
腹而生於是乎有食不可裸體而居於是乎有衣不
可暴露而處於是乎有宮室以庇風雨一人之身而
百工之所為備厭其繁而強欲簡之而得乎人事之
既不可一則其教之亦非一端亦猶是也乃自然之
實也後之學者汎濫支離逐逐焉從事於多歧不知
其所統宗歸宿還不如老佛氏之墮名法其繁文而

唯守其孤明應應者之為簡且切也先儒假此而矯
 彼括凡百人為而強歸之於一理而亦問其工夫則
 唯在除却物欲以復本然之初不得已於聖賢之說
 就事設教於是體用之說興焉然言其用則仁為仁
 義為義性為性命為命猶聖人之旨也至於言體則
 天道人事萬物散集其名雖異而皆執一箇之空理
 姑分其名稱焉耳仁亦可以為天命性亦可以為物
 理此豈自然之道乎哉乙未 賜月

養氣

不動心亦有其術而苟不得其本而唯不動心則未
 為至也故告子北宮黝孟施舍之徒皆能不動其心
 然不得其本而唯不動心所以孟子不取焉不動心
 之道如何天資豪悍者不動習其事則不動有所恃
 則不動舍則亦不動然此四者非善惡之所與也其
 唯內無所歉而不動者而後可以謂之誠不動而可
 以見其不動之有本矣何者無賴奸民放肆邪侈輒
 犯憲綱不可與言及臨被刑神色不變談笑對人彼
 豈一毫知有操心之事乎哉其性鷙悍故臨死不懼
 也此不唯不可以為羨而亦可惡之甚康誥所謂殺

越人于貨閔不喪死者也唐李愬雪直擒吳元濟而不懼而入朝膽落温御史所彈彼雖老于兵間而不諳朝儀故動不習故也強國之使聘于四方而不作披其主而然有所恃故也山衲野釋途遇劫賊而不怖投火赴水而不變舍故也不然則惑也此其動不動皆有所致而然非善惡之所與也其或官吏枉賊對廷尉而口噤手顫此正所謂事為于人之所不見色變于人之所見之類而其動心也由平素之不慎其行而然則不唯可以為戒而亦不可以不講求其所以不動之故焉若夫平素持身介潔毫無有負心

之事則雖臨之以萬乘之威亦有所不懼此正不動心之根本淵源而與夫子所謂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者其旨一歸雖然其致之也亦非真積力久之至則不能也豈可一旦遽有捷法而以襲取之也哉故曰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而其臨事之際則亦不必無慊於心而止非平素從事聖賢之言講究體悉之力則亦惶惑失措而不免於動其心故孟子以知言先之于善養浩然之氣也蓋七篇之書自仁義二字紬繹其說浩然之氣亦言仁義之功用然其所主者專在乎義故孟子主而言之也人徒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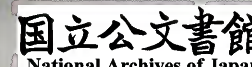
不動心有一種良法能入萬眾之中而不畏怖只就孟子一二句上懸空求其工夫豈有斯理乎非平素知得失之明難取舍之審豈能致至大至剛塞于天地之盛乎哉

正德五年乙未 陽月念四日

自警

天地之間至難得者人而既得為人至難遇者明師良友而亦得遇之得二大幸於厥身此時而在萬居諸耽樂之從則自絕于天而甘為禽獸瓦礫也有人於此焉告之曰汝禽獸也瓦礫也則莫不怫然而怒悍然而罵以為妄人也然觀今之為學者耳目口鼻

心知百骸固人如也飲食嗜欲儀貌言譚亦人如也一且灰消露溘則骨肉未化於土中而姓名先沒乎世間至此謂之禽獸也瓦礫也其誰不信噫得天地之貴作萬物之靈而一念之差誤至於此吾為此茅人悼其為人又或恐其名之弗傳于後務著書作文以自表見不亦誤乎顏子居陋巷未嘗著一辭而其名彰乎百世之下揚王韓歐擬古立言其書滿屋而正論亦所不與名之傳與否其豈特係乎立言哉欲揚名而為文吾悲其為文善哉周子曰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為德行行之為事



業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是乃不言之言不文之
 文楷于萬世而同悠久乎天地者也冀立身行道
 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貴天地之貴靈萬物之靈
 而免為瓦礫禽獸此吾平生之志也書諸座右以
 代弦韋辛未夏
 學規入又
 言忠信行篤敬為善取人改過弗吝不億不信不逆
 人詐不為名勤不為利謀聞譽勿妄喜聞毀勿妄怒
 勿咎人之欺己勿怨人之慢己不記己之有恩于人
 不忘人之有德于己入孝出弟弟子之職倫居仁由

義大人之事全

聖人之言炳若日星其片言隻字皆切于學者之
 躬而不可選擇也然今從事於此者各有其病故
 聖人之言亦必有對證之語譬如入百藥之肆參
 朮者苓種種錯列而求活者必市對病的藥故今
 掇取聖言列諸屏障以代弦韋此皆予對證之劑
 也非所以傳于大方也嘗聞言行君子之樞機仁
 義聖道之總括故以此終始之甲戌之春

釋問

有問於予者曰儒者之言曰天道福善禍淫又曰作

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然稽諸簡冊驗諸耳目善者未必得福而淫者未必取殃且夫夷齊餓于首山之陽盜跖壽于東陵之下佛老之教愈撲愈熾聖賢之言時盛時衰何在其為天道也曰是儒者之通論而俗士之所必致疑者也予之所知者亦不出其範圍然今有一說庶有以曉乎夫衆之勝寡萬之萬而智之勝愚萬之一故湯之克桀武之克紂曠古而一再見焉而孔顏之厄窮孟子之不遇其餘志士仁人之窮焉或禍焉或遭不幸者指不暇屈儒者欲以萬之一者槩萬之萬故怨天尤人之說興乃曰衆

人皆醉吾獨醒俗人欲以萬之萬者而屈萬之一行險徼幸之智熟乃曰白璧不容世容容多後福二者胥失之矣夫使世賢常彰乎上愚常伏乎下鸞鳳翔而鴟梟匿為一善則得一祥為一惡則得一殃銖量寸度必為必應如執左券而取寓物則萬古唐虞也今日三代也豈特尊堯舜而師孔子也哉不必然也又使世聖常嬰戮而愚必獲福惡焉而被賞善焉而遭罰莫邪必以為鈍鹽車必以服驥則豈有天道而有人理乎哉必不然也勢之所至者寡固不可以敵衆而道之不泯者愚終不可以抗賢何也知佛老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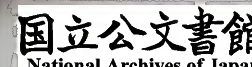
為邪說而在之知皇極之為至道而尊之者智者也
 不知佛老之為邪說而信之不知皇極之為至道而
 叛之者愚者也十人之聚智者一而愚者九千人之
 聚智者寡而愚者多以力則千人強而一人弱以言
 則千人嘩而一人寂推之天下則其多寡輕重之相
 懸絕豈特什百倍蕤而已哉此善之所以未必得福
 而惡之未必得殃而佛老之所以未必滅息而聖道
 之未必隆興也然千人雖唱而理之所無不能強之
 一人雖屈而道之所在不能無之故嬴政之暴肆焚
 坑之禍而典謨訓誥久焉益尊漢明以後夷術狄技

簧惑寰區而卒亦不能使天下之人盡如其教故欲
 以萬之一者而勝萬之萬者愚矣欲以萬之萬者屈
 萬之一者誣矣今夫千畝之田百弓之圃嘉穀稂莠
 同畝共疇任其汙萊不加薰蒸則狼莠蔓而嘉穀悴
 是非穀之罪也不治田者之罪也而曰穀不宜乎田
 者誣田者也天下猶田也堯舜湯武善治田者也握
 兇頑之稂莠而殖俊乂之佳穀故君子位而小人野
 造言亂民之典嚴而於變時雍之化洽逮夫叔末智
 藏瘝在彰瘡曷貞成敗視力袞鉞弗明當是時也善
 未必得福淫未必受殃亦其所也而謂天道之或差

者過矣故善人之不顯非善人之恥邪說之盛行非邪說之功唯賴斯道之懿極天圖墜得使予後人目其滯穗遺東而淑諸身而牖諸民而已耳
元祿己卯十一月朔
且冬至
乙未

客歲偶述釋問一篇漫論天道頃謂其意之未圓記于其後曰福善殃淫天道之道也然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故明王欽若天道後天而奉天時於是乎有刑賞有黜陟其陟而賞者必善其黜而刑者必淫天人合一志氣感應治之至也人之參為三才豈不以此乎三

代已還奉若之意荒其所賞者未必善其所罰者未必惡而疑天道之或差者誤矣後之論天道者不責人君代天之工而任其冥行妄作於上而欲福極之自明於下以此為天道而容疑豈有此理乎譬諸地之生嘉穀者天之道也然成之則在人若鋤其佳穀而殖之童穰則地豈自能槁其童穰而茂之嘉穀哉而意地之不宜於嘉穀者誤矣或曰然則人君之禍福將誰所命乎曰天道之所以為天道者於是尤可見矣臣民之禍福系乎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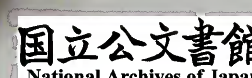


君人君之禍福則係乎天故自古人君之不仁獲罪於天者未有不亡者也詩書之間屢屢言天道以此也然天視聽自民視聽則其所謂天道者亦非渺茫冥昧之謂也亦試之於民而已矣故孟子曰得於天子為諸侯得於丘民為天子其意不亦明乎
元祿庚辰臘月十二日又記

三喻

昔者柳子厚作三戒以警世曰效顰聽客之談三事為作三喻以戒世之厭常而騁奇躡等而好高喜妖而不自反者云

越有習騎者演之十日未得馬之情遇植而刮見其而跪意不樂之燕而觀材官之操騎于易圃操之如拉縱之如忘據鞍槁而倒立如株點脅而騁如蟬騁而背鞍而臥如床耦而馳西馬中而易如梭悅而曰吾盡術矣歸鄉而詫于眾眾貢廐之駿而乘之將騁而墮焉毀其冠失其履擊曳而歸君子曰正熟而奇出常極而變生不習之常而欲試其變變未可馭而先失其常不為越士之操騎者鮮矣技尚然况道乎
右越之騎



字不活畫不動塾之子受命從而書指澁而不舒節
 梗而不能運管請益客曰必雙鉤也習之三日而指
 始舒筆始動意未安也旬日而安踰月而鉤不雙則
 不能用筆君子曰始焉而勉中焉而習終焉而安未
 勉而欲安天下無此理也聖人尚曰不敢不勉驚高
 之士見勉之未安而欲厭勉噫

右塾子
之書

野有狐將數子曝于陽坡有一健夫過而礫之狐嗥
 而逸耕者耦于側而矚之及脯休而舍焉粹戾狂為
 狐言曰吾携兒遊嬉何爾妨也而我礫罟而不已傍

人解曰傷狐者夫夫也非汝耕者亦為狐言曰夫也
 可畏何能得魁君子曰不崇其人而崇非其人妖曰
 久興邪必乘虛精鬼強者邪不能魁非不能魁孽自
 已位

右陽坡
之狐

大學疑問
 或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然乎曰
 否此在禮記之中與學記表記諸篇等耳其言雖於
 修己治人之方不無所益而以此為夫子之所誦而
 曾子傳之則吾不知也家大人生千載之後奮獨得

之見辨析考究言之詳矣吾亦曰其緒返覆參校有以知其必非孔子之遺言也何者凡事之真偽得失其必有所據而後可信必有所考而後可從今夫以大學為孔氏之遺書子思孟子之所不言漢注唐疏之所不傳夫豈有所據而可信者也哉將問其有所考耶則亦不聞也今欲論其條目旨趣之是非從違則事固繁猥吾且辨其大體以明其得失矣夫子之教人也反覆詳悉諄諄循循既無隱諱秘惜之私亦無彼此偏舉之弊而其一言動一舉止之微門人弟子皆謹而備錄之遺諸後世莫之敢違論語孟子中

庸所載是也而今大學述三綱領八條目以為為學之次第若使其實為古者大學教人之法而夫子誦而傳之三千之徒莫不聞其說則其當時及門之士上自顏曾冉閔之英至於慳慳之鄙夫其宜佩服體受以為終身從學之規矩則其問難質疑之間其必有及之者矣而魯論二十篇著夫子平生答問盡矣而視其所載則問仁而已矣問孝而已矣問政而已矣未嘗問格物也未嘗問誠意正心也子思孟子之尊聖人也至矣亦未嘗有一言及三綱領八條目者則以此為孔氏之遺書而古者大學之法者吾不能

無疑也若其不揣其本而唯末是務不問是非不察
異同牢拘奮貫不肯就正則吾不敢知也公心而論
之不大大可怪之甚也乎難者云經雖無其語而其理
相通顏子之克己復禮即明明德之事而夫子之知
天命及孟子所謂盡心知性中庸所謂明善誠身繫
辭所謂窮理盡性皆即格物致知之說其理既符則
何必欲其詞之相同也哉曰姑從舊說則其言亦似
相通以吾觀之則其理固不相符然牽合彌縫相協
以說則雖推之于稗官野乘院本雜劇亦豈患其無
詞之相似者哉且聖人之立言也將以明其道於天

下萬世也豈若後世為文者之換詞更語力求新奇
也哉何以必曰知性必曰復禮而不曰格物致知也
若將曰立言之異各有攸當而不必相同則固有說
矣而鄒魯之書數千萬言豈無一句之可說誠意正
心之所哉而觀夫子之言則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
而其所為教者乃在文行忠信子思則曰智仁勇三
者天下之達德也孟子則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
心而已矣則曰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善推其
所為而已矣其道以仁義為主而教人以存心養性
之方皆與大學之言異矣以論語為異大學可乎以

孟子為不信大學可乎此其非孔子之遺書斷然可知矣且為曾子之言而門人述之益知其說之不然矣曾子之言載於論語者多矣其言守己之要則曰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其告夫子之道於門人則曰忠恕而已矣其說所以自期者則曰仁以為己任其論所貴乎道者則曰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此其切要者也皆就待人接物言語動作用其工而以仁為其任未嘗言誠意正心也亦未嘗言致知格物也而籩豆之事委之有司

則亦且與所謂即凡天下之物窮其理者大不相類則其與曾子之意同乎不同斷可知矣然則以大學為非孔氏之遺書亦豈無稽之言也哉

元祿十六年
癸未長至日

示竹田宗節

信州諏訪鎮醫生竹田宗節在都肄業頃將治任歸鄉乞予一語相贈因告之曰人之為學最在立志而亦不可有所期必今之學者往往苦無志而或有所志則亦必有所期必還不得有大成矣何者人之所期在名則名不立不樂在利則利不得不樂夫既不樂則必怠推之修身亦然苟有所期必而其所欲

未_レ必遽_レ可得則怠放自畫之心生或有_レ握_レ齒_レ而長者
 矣有_レ色取而行違者矣有好_レ為人_レ之師者矣此夫子
 之所以言無_レ欲_レ速_レ而孟子之言無_レ正_レ心也程子所謂
 忌_レ在_レ標準_レ亦此意爾何者人之於世士有_レ士之事農
 有_レ農之事工有_レ工之事商有_レ商之事幼而有_レ幼之事
 壯而有_レ壯之事老而有_レ老之事一息未_レ絕之間亦無
 有_レ斷_レ手_レ之日將_レ望_レ其所_レ期_レ必_レ於_レ何時_レ哉亦豈可_レ以_レ其
 不_レ得_レ所_レ期_レ必_レ而_レ得_レ須_レ更_レ解_レ弛_レ不_レ事_レ其事_レ乎譬如騎_レ馬
 就_レ道_レ何時_レ捨_レ轡_レ銜_レ如_レ以_レ食_レ充_レ饑_レ何_レ日_レ輟_レ匕_レ鬯_レ唯_レ為_レ其
 職_レ分_レ之_レ所_レ當_レ為_レ日_レ復_レ一日無_レ有_レ所_レ怠_レ自_レ幼_レ而_レ壯_レ自_レ壯

而老日就月將以造其極人之喚我做聖做賢只任
 天下後世之定論焉身勉旃以成爾大事
正德四年甲午長至日

示德島成美

學之有益也大矣然今之為學者或未見其益而往
 往喪其美質者何哉蓋聖人之為教也謙以下人恕
 以接人內之美不_レ揜_レ而後名歸焉故不_レ期_レ勝_レ人而萬
 世仰望以為師今之為學也不然稍曉章句既務勝
 久故爾汝藩籬驕傲褊迫無_レ所_レ不至而蔑_レ看_レ等輩不
 足_レ與_レ言_レ卒_レ之_レ在_レ家_レ而_レ不和_レ在_レ鄉_レ而_レ不_レ親_レ在_レ群_レ而_レ必_レ爭
 是非學之過也為學之弊也倘後尾道邑人德島氏

子成美未冠而上都肄業頃將省親病告歸丐言于
予予亦何言為示為學之戒以贖之云正德四年
甲午陽月

答土岐侯二首

講賢賢易色章之次蒙問賢賢易色在事父事君之
先者何也曰言先儒註解素不記有其說予亦無管
見卒對此恐為學而言故先言賢賢也退而思蓋人
不學則不知賢賢尊聖人獎賢才皆學力之所致也
子夏欲寫出一箇不經學問而所行自合于道者故
首言賢賢易色而邇之事父遠之事君以及朋友也
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君子親其

親而賢其賢恒言之序親親每在賢賢之先自近而
言焉耳子夏之意專在學問故以賢賢易色先於君
父乎鄙意如此不知當否

蒙問溫公有有牙無德為小人論而夫子則曰舉賢
才其同異如何對曰溫公論正矣後世之所取以為
準者也然其所謂才者後之所謂才也而非古之所
謂才也後世但知稱給敏捷逐利趨便以為才而其
或害賢忌能隨名撿犯清議惑主誤國者有矣敗身
破家者有矣遂有才德有無論此後之所謂才也而
非古之所謂才也古之所謂才者與德相濟故舜之

五臣周之十亂夫子總之曰才難不然則雖輕俊桀黠世以為才而謂之不才所以左氏傳有才子不才子之名集註曰才者德之用也蓋慮之也亦不須慮也

會竹內玄牀鑿人

後世學者無不取談于三代而後世之學自與三代異矣三代之學專主應事接物而長善以為務後世專主乎一心而掃滅人欲為極自是而頭頭比比異處處不同董子道大原出於天其說似無甚誤若以為理一久殊之說則非古也

右第一條答

興生事事業孟子詳矣典謨訓誥皆其所取以為本如後世諸儒之說亦非不信其說也或語而不純或派乎虛遠不如孟子之明切也如武侯亦三代以後之士其忠誠才力非秦漢以後諸人之所及然視之伊尹傳說則見其甚有廷庭矣伊尹之匹夫云云武侯有斯志耳

右第二條答

釋奠朝廷之大禮非私家之所可行然繪畫塑像或有而尊之亦豈不可不以異姓為後古有明文然世家之胄同宗無人可繼豈可不養異姓以絕祀乎有官者勢所不得雖無官者亦同家裏眷屬仰養於我

者家家皆有若無主後將誰寄託此等事在人隨宜

處置焉耳

右第三條答
癸丑十一月

答蘆生玄長問

易十翼之為夫子作始著于遷史大學之為孔氏遺書始出于程子之說當時非託名聖人也自後世推以為聖門之書耳孝經則不然本文明叙孔曾問答之語則固非後人之假託也然論語載夫子之雅言左來右去無不歸著一箇仁字故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孝經則叙自天子至庶人之孝修齊治平之道無不括乎一孝字則曰自天子已下至于庶人孝無

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夫子豈平素以仁為宗而至告曾子則專以孝為主哉然其言平易明白就日用常行上示教最為切實故先人著述時引用其語無復辨說

孟子說禮有恭敬辭讓之義有節文之義此二者固不同恭敬辭讓人人固有之心也著之行事而各有節文則可以為禮也非恭敬辭讓即禮也禮則達於天下直於萬世親疎貴賤之等級也故孟子說四端以恭敬辭讓為禮之端言仁義禮智之實則以節文為言各有攸當語曰恭而無禮則勞又曰恭而有禮

其義自可見矣

第三段其說得之矣

亦學生私祝

近者學生六七輩造都請寓敝塾受業齒皆不及冠
 其父兄親友或携或附書以託予曰庶憑慈誨以得
 成人夫託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及其及凍餒之
 則棄之矧受其父兄之囑累而使其子弟玩愒佻闖
 敗名玷行責將何歸然事緒多端為戒匪一固非片
 言之所能殫而且夕之可罷了也唯當以父母之心
 為心則凡百之事自然整理不待逐件提醒而自能
 謹其行庶不至失身之甚矣父母之心人皆有之日

侍膝下尚不免乎貽憂况他鄉千里懸念之不已為
 如何哉而使二三子遠離棄梓就予肄業者將以使
 解惑質疑而知聖賢之道也人既長則通人情釋義
 理冷暖自知尚蹈覆轍二三子年方弱世故未諳知
 識未明生長乎丘園之敦朴而一旦遊于輦轂之繁
 鬧非旁人之扶持何以得精于勤而不荒于嬉小兒
 附火不知見燕父母呵護纔得免灾若夫成人何待
 煩瀆故今為二三子致此切怛冀日夕乾乾體父母
 之心勿使予得罪於父兄親友幸甚幸甚

享保甲 寅夏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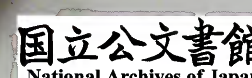
管仲

或問管仲之事孔子稱其仁而孟子羞與之比者何也曰孔子之時王道尚明于天下而霸術未盛人無甚稱管仲者如子貢子路者或稱其非仁或疑乎未仁其下乎子貢子路者亦猶以儉目之知禮稱之方是時也不稱其功則是沒一賢者矣故孔子為門弟子曰如其仁如其仁又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其謂之仁者以德澤庇及于天下也孟子時世衰道微人溺乎功利知五霸之為可慕而不復知有王道之大不特時君羨慕五霸而已孟子之徒如公孫丑者亦復慕之不能保孟子之自期也斯時而不釋則

人唯溺乎霸術而王道遂不明于天下也豈得已哉是孔子所以稱其功之大而孟子貶其術之不正也聖賢之言微顯闡幽并行而不相悖也

嚴陵陶潛

嚴子陵陶元亮千古仰其高尚之風譽不容口然吾於其間不能不軒輊焉元亮晉之遺臣而劉寄奴者晉之逆臣也典午易代之後元亮懷踏海之節而放浪詩酒晦迹乎柴桑栗里之野所謂身中清廢中權者歟子陵漢之遺民而光武誅莽殪即祀夏配天克復舊物雖有廢嫡后信圖讖之失而要以忠厚立國



不可謂非創業之令主也而陵遲其狂態偃蹇不事者果何義耶方正學過釣臺長短句云正人須心已治國先治家如何廢郭后寵此陰麗華糟糠之妻尚如此貧賤之交安足擬羊裘老子早見幾獨向桐江釣煙水此詩亦非無見也然使子陵以此而不出則物色之及行則去矣可也既出矣而復驕傲不遜吾不知其說也夫子列逸民伯夷為稱首考伯夷之行治則進亂則退陵何足以擬之先儒多稱陵之高風而陳祿之許獨不然先君子常稱其當

柳子厚王荊公

柳子厚王荊公文章學問冠絕一代而其立身操術之間大被後世之譏議然其人品亦有不可一槩論者而直以姦邪小人斥之者亦過論也韓文公剛正疾惡之人也始終稱子厚之賢至誌其墓則其非諂諛躁進之人可知矣且其所著文章如梓人傳送薛存義序捕蛇者說等諸篇其於經國理民之務最懇懇焉但急立功名而失身匪人附佞文以進則昧於大人否亨之戒此不可恕也荊公憤當時之衰弱獨破羣議主張國是不可謂非有志之人也但拗復褊狹不取衆言賢人者國之紀也如韓富程蘓諸公一

言不合仇疾如讎羣邪附之而進悅其詭隨援列顯
要苛政虐法日新月盛國隨以弊則其罪固不可恕
也論者或一味慢罵亦是矮人觀場不免失於一偏
唯審其得失功過可矣

擬漢高帝徵魯兩生詔

朕生長乎草莽之間素昧禮義徒乘國步之難刻盪
羣穢藉天之靈未五歲間混一區夏遂成帝業蓋聞
治定制禮功成作樂有國之經也故今欲憑諸君扶
翊以復三代禮夫事不可獨成功不可獨立必廣訪
遺逸周求載籍有以能恢張治綱粉飭太平今喪亂

始靖人尚木強拔劍擊柱爭功妄呼無復君臣之禮
不知皇帝之尊朕既病焉又問之諸儒或有以迂濶
高遠導者朕亦厭之因命叔孫生制作禮樂將綿蕤
野外令羣臣習肄聞有司徵子子不至夫獨淑其身
而忘善天下君子所羞何復爾邪蓋姬轍既東五霸
迭興六雄爭衡民之膏血盡於鋒鏑鉅銀之下者已
三百年所矣朕幸膺皇天眷命克續禹湯文武之丕
緒肇造區夏日夜祇懼念光于先王之盛烈奈何世
無其人治非其道不能復隆古之盛子何不播然而
出使是民致之於堯舜之域而復觀先王之禮樂乎

子之鄙叔孫也唯任其意子之奔朕也亦任其意奈何忘天下後世耶天下天下之天下也非一人之天下也古云天下有道則顯無道則隱况今時尚草創文章未備乃治亂盛衰之關而宜制定禮樂之秋也今而稽古酌宜垂裕後昆則其覃被後嗣千歲罔疆苟襲秦故不復改更則先王之法委地盡矣可悼也夫子若不出其奈蒼生何

東涯子曰揚子曰齊魯有大臣史失其名蓋高其不出而許之為大臣也嗚呼兩生見高帝之素輕文儒叔孫之面諛親貴為不足與為潔身而去耳

倘使高帝出此詔徵之其出而制禮樂也必矣使其實大臣而能復先王禮樂則其及後世者豈可限量也哉惜哉倘使高帝有此詔而兩生尚不出則必非大臣也或曰使高帝知出此詔則雖無此詔兩生尚出蓋或然也

甲戌閏五月六日

日本紀疑

按日本書紀仲哀天皇者日本武尊第二子而成務天皇之姪也成務無嗣四十八年春三月庚辰立為太子時年三十一在位九年而崩壽五十二據此推之則仲哀之生在成務之十八年戊子也上距景行

天皇四十二年辛亥日本武尊之薨二十八年最可疑也又觀其即位之詔曰朕未逮弱冠而父王既崩則是日本武尊薨之時仲哀齒不下十八九則成務之四十八年立為太子齒殆八十餘崩時殆百餘歲也此其年數不相符合今檢本紀諸帝年壽多大書而仲哀紀皆分注可見修史之時既是有疑考舊事紀則亦然本紀分注蓋據此也向者因州池田侯家人山本宗琳以此叩予疑以為傳聞之誤歟將仲哀非日本武之子而或其孫也歟予謂日本武有十五子而仲哀為第二子舊事紀日本紀既有明文則固可

無疑也但其年數不相合史失之也此亦讀國史者之所當識也故記元祿癸未秋九月丙辰

野人壘

有野人負壘而憩于塗焉偷兒過而觀伺其睡弛其擔潛負壘而走野人耳其聲然而覺追而及之責其還偷兒不肯曰是吾壘也寧復汝還相持不已正于里司里司不能斷遂理于縣縣亦不能判乃俾二人起而舞野人歌曰遵大路兮負壘爰休彼竊而逃兮責無子酬偷兒又歌曰遵大路兮負壘爰休彼竊而逃兮責無子酬乃遣還嗚呼幸哉偷兒人疑乎其不

為盜不幸哉野人人疑乎其或為盜正人指邪人為邪則邪人斥正人為邪小人之所以誣君子者君子之所以毀小人也宋季有真西山真小人魏了翁偽君子之目皆出小人之口非明者孰克辨其真偽不然則小人幸而君子冤矣

間中搜巾行獲此一紙草藁此本為優人譚語一則嘗戲寄譚大抵優侏儒一言打譚或警世悟主者往往而有自春秋戰國而來已見之故改正以

淨寫去時乙卯陽月也

玄象牧馬

昔有琵琶一曰玄象或作玄上一曰牧馬俱一雙名器也人未知其孰優時源三位博雅以善彈琵琶聞有二子兄曰信義弟曰信明六世其業一日信義彈玄象信明彈牧馬更無甲乙又使信明彈玄象信義彈牧馬其調負絕殆覺霄壤之隔時人始識信明之超信義玄象之勝牧馬見拾芥抄嗚呼良工用鈍器無由逞其能利刃遇魁夫不得試其鋒人器並得神妙斯存君臣之契合師友之投機莫不皆然豈翅器之與技已乎哉事保乙卯

阿都磨

阿都磨者源渡之妻也又名袈娑有姿色遠藤盛遠

竊視不能定情遂切其母求媯之母恐以告阿都磨
 自念聽命則棄夫不義固不可為也不從則殺母不
 孝亦不忍為也不孝不義共不能免不若死以明之
 乃佯諾曰請殺吾夫而從汝命某日新浴而卧者吾
 夫也來刺之遠大喜至期而來果有濡髮而卧者遂
 刺之蒼皇而出及明視之則婦也遠大駭哀悼不已
 斷髮為僧名文覺為立塔于鳥羽邑俗呼戀塚寬文
 中江俟直清永井日向守來鎮淀城請林羅山忠紀事碑
 刺頃有編雍州府志者云昔邑有大鯉為暴殺而瘞
 焉故稱鯉塚今碑所存鯉塚而非戀塚也戀塚在其

傍佛寺林中彌戀塚寺亦有古塔近始得之蓋鯉戀
 國訓相近曰誤歟今二塚皆在不知孰是辛未五月望日

魚罩

食無魚與出無輿共古人之所歎未得熊蹯不可苟
 舍也但千金之子洛鯉河魴割鮮炙肥瓊漿銀絲極
 陸海之珍而尚無下箸處然寒素之家朝羹一隻暮
 皮一隻而庖厨不謹蓋藏不密則方夏日蒸暑之時
 暫失黠檢餒敗潰爛蛆聚蚋屯將以供親獻賓而索
 爾無以盡歡不唯暴殄天物之懼將以虧口體之奉
 空百拜之禮豪梁之家或密封銅錐緹之井中然其

費中人一衣之資非夫人所能辦也頃遊一家別得其制尤便於用且不費金先將木桶高一尺二三寸許徑稱之之上留兩角各鑿小窾中層置小籃而盛魚或炙或鮮層層閣之別以銅桶差小覆而安於木桶腹內籠罩籃上以小橫木穿窾過住不動仍周圍及上面滿貯冷水則冲氣內透肉色不變雖經時日新如蕨粉研不異於離網之時且桶裡氣充無滲漏之慮凡孝養家貧或賓祭方暑者皆不可不貯焉舊名曰魚冷以其不典更命曰魚罩丁丑八月

紹述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寶曆九年己卯秋八月刊至此



